

生命的抉擇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拍的電影比較小眾，卻深得康城評審歡心，是康城影展的得獎常客。出道作《幻之光》摘下威尼斯影展導演新人獎，2004年作品《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入圍康城影展金棕櫚獎，新作《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找來型男福山雅治擔演，即獲本年度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電影10月31日於香港上映。

出自是枝手中的創作，有口皆碑，而他也貫徹「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繼續以親情為核心，細細剖析親情與血緣的關係。父母與兒女，除了血緣之外，還剩下甚麼？

■文：蘇蘇 圖：安樂電影



電影裡有一句台詞：「血緣這種事情是不可擋的，兒子會愈長愈像爸爸。」生下來撫養多年的兒子原來被調換了，親生兒子另有其人，這種事在現代社會發生的機率非常低，但如果發生了，便要作出選擇，而這是命運的選擇。《誰調換了我的父親》的故事一點都不複雜，甚至異常簡單，然而愈簡單，卻愈顯示出人性的一念之間，透露出更多無可奈何的情緒。

親情與血緣

影片值得細細琢磨。得到血緣關係亦意味着失去這些年經營的親情，每個決定背後都有相對的代價，是以孩子的未來為前提，還是血緣至上，遇上了，每個人都會舉棋不定。導演並沒有企圖透過電影去批判甚麼，或勾勒人性面貌，只是提出最原始的命題，在親情裡，到底甚麼才是最重要？

導演之所以會想到以調換孩子為主題，就是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五歲女孩的父親。妻子把女兒照顧得很好，然而自己卻不是一位好父親，女孩慢慢長大，當他牽着她的手走在公園時，朋友常常說他們兩人長得很像，尤其是眼睛和嘴巴，「我覺得自己的DNA真的在她身上留下印記。」父親之所以為父親，是血緣，還是因為與孩子的相處時間長短所致？

電影中的福山雅治飾演的良多是一位很「盡責」的父親，給孩子最好的教育與生活環境，卻沒太多時間陪伴他。另一邊廂由才子作家Lily Franky飾演的雄大，開水電行、不修篇幅，但無時不刻

陪在孩子身邊，是一位好父親。兩者的拉鋸是直接的，彼此都認為對方是「不合格」的父親，在彼此抗拒着又不得不因孩子而來往的過程中，良多開始反思自己的角色，並在與親生與非親生孩子的相處中，漸漸放下他的精英價值觀，摸索出親情的重量與厚度。

父親與父性

是枝很擅長拍這種人文關懷戲，不過分渲染情緒，只隱隱透過鋪排，揭露存在的本質、日常的重量和情感的歸屬。1995年的《幻之光》，以單一鏡頭與長距離的監視鏡頭呈現一個單親母親（丈夫自殺）壓抑的精神面貌，以此探討生命的各種狀態，意味深長。其後，題材繼續延伸，1999年，他以《下一站，天國！》追尋記憶，在再現與失落、真實與虛構間，以幽默溫柔的方式，揭示沉重的生死議題。近年的《空氣人形》、《奇跡》等，均不脫離他原有的人生哲理，直指生命的意義為何，人生經歷輕盈與沉重後，生命有何改變。

這次導演也在絕對中埋下希望的種子，即使是血緣之親也有猶豫之時，在最後的最後，抓住了心中難耐的騷動，良多似乎找到了轉機，在絕對裡留下一點餘地。福山的演技是無庸置疑的，他透過眼神、表情、對話，將一個無措父親演繹出來，無論是良多的冷酷、討人厭、脆弱，還是後來的改變，他都抓得精準。福山直言，沒有當過父親讓他有點不安，但後來良多隨著親生兒子的出現，開始萌生「父性」時，他在這個角色身上學到

了許多。

而導演的掌控能力也很強，互換孩子的老掉牙題材在他手中脫胎換骨，感人卻不煽情，這要歸功於他選角的眼光。福山雅治飾演的精英父親自是不用說，此角與他此前演出的伽俐略一角相似，冷漠中帶有一點溫情，福山掌握得遊刃有餘。而Lily Franky的光芒也不遜於福山，富藝術氣息的造型，塑造出有別於良大的溫馨家庭，這樣的家庭人人嚮往，但同時也存在著很多問題，電影有趣之處也在於此。

此片在康城亮相後，即引來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垂青，是枝裕和特地飛到美國與史匹堡討論，最終將版權賣給他。在恆久不變的倫理題材中，西方與東方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觀點，是枝的溫柔細膩叫人驚艷，而史匹堡的詮釋，也叫人期待。



新戲上場

■文：笑笑

死得悲烈

《三島由紀夫自決之日》

《潮騷》、《白蟻之巢》、《金閣寺》等，是日本文學家三島由紀夫為人熟悉的作品，當中尤以《金閣寺》為最。印象中的三島，停留在文學的層面上，知道他是日本當年最被看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也從他的長篇著作《金閣寺》中，得知他骨子裡崇尚悲劇性的幻滅美學，而恰恰他也貫徹這一理念，以最驚人悲壯的方式了結自己的生命。

他的死亡，猶如一個觸發點，引發幾件頗具爭議的事。其中最被廣傳的，無疑是他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輸給川端康成，而被謠傳不憤自殺。有趣的是，川端康成似受其自殺影響，認為自己是導致三島走向死亡的「原因」，三島死後17個月（1972年），他也步上自殺之路。三島曾三度入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品的傳譯率相當高，本身亦是多產的作家，如果他沒有以極端的方式了結自己，或許也如村上一樣，成為日本每年諾貝爾獎勢必追捧的作家。

除了引發「連鎖式」的自殺風潮外，三島本身所持的價值觀與極端的思想，也極具爭議性。由已故導演若松孝二執導、現正上映的《三島由紀夫自決之日》，正好從側面出發，以1970年日本防衛廳事件為背景，從政治層面，剖析三島由紀夫。

三島是備受景仰的文人，也是最激進的政治分子。當年，有感於日本自衛隊的不思進取，多番游說自衛隊政變不果後，他組織「盾會」，帶領四名成員，在自衛隊東部總監室，綁架高官，盾會成員集合800多名自衛隊隊員後，走上陽台，高聲吶喊，要求大家放棄物質文明，成為一個真武士。然而事件沒有人和應，三島最後以象徵武士精神的方式——切腹自盡，以表其愛國情操及悲憤的心情。

大家對三島的政變行動褒貶不一，事件沒有引來政治上的



改變，三島被人標籤為激進極端的愛國分子，認為他將武士道精神演繹得太過火了。若松作為獨立導演，拍攝手法一向以大膽尖銳見稱，這次電影也十分到位地將三島文學以外的政治追求，以「實錄」的方式呈現出來。畫面雖然略為粗糙，卻有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質感，三島在電影裡，死得壯烈，觀眾可以感受他文人入世的精神面貌。

對照記

■文：勇先

一代盛世——《大香港》

「一蟹不如一蟹」，不僅是上一代人對後輩的批評；我們對港產電視劇的印象，同樣有每況愈下之感。硬要一竹篙打一船人說「今不如昔」，實在有欠公道，不過在近幾年愛尋找集體回憶的風潮下，的確有很多舊劇集值得再三回味，其中一齣便是1985年首播的《大香港》。

單看演員表，你會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確是港產劇的盛世——男主角有周潤發、關禮傑，配角則有劉青雲、曾江、劉兆銘和歐陽震華，就連「Sam哥」吳鎮宇也只能充當沒有名字的跑龍套……以「事後孔明」的角度來看，這電視劇陣容簡直星光熠熠得難以複製。

要比較八十年代與今日的劇集，除陣容上「星味」的分野外，另一不同是，當年的電視劇，總是愛凸顯一股「做大事」的剛陽豪氣；今天的劇集則傾向鑽進細膩的情感（當然只限具創作誠意的作品）。這種差異，大概源於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社會普遍有一種「做大事」、「食大茶飯」的自信，並在港產劇中呈現。事實上，從《大香港》的命名，已隱約透露這份自信與霸氣。至於從內容上看，故事背景設定在二次大戰後的香港：一個百廢待興、梟雄並起的黑幫年代，而周潤發所飾演的黑幫老大駱中興，果斷、心狠手辣、寡情絕義，有陰謀但不閃縮，是典型梟雄個性。整個故事脈絡亦「Man到有人有」，不同的黑幫組織之間、上一代與新一代之間，互相計算、互相角力，完全凸顯男性的義氣、陰險、野心。至於一眾女角呢？卻統統飾演愛愛的伊人，為戲中的愛情線調味而已。總之一切強調「男人應該要做大事」，完全是八十年代「大香港主義」的心理寫照。

看《大香港》，我們或可看出八十年代兩種典型心態：其一是「男人係做大事的」，這點上文已略述；其二是「薑還是老的辣」——故事結尾，無論所謂正邪雙方，都在「長草」駱中興的調度之下，代表年輕勢力的一眾後輩均被弄得團團轉，雖然結局仍落入「惡人自有惡人亡」的天理裡，但在「發哥」面前，他們均顯得未夠火候。今日自覺「薑還是老的辣」依然者眾，要不然怎會出現不少智者，有理沒理地批評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影音館

《情迷藍茉莉》the great depression

■文：大秀

活地亞倫回歸美國！經歷他好幾年的歐洲之旅，最新作品《情迷藍茉莉》（Blue Jasmine）的故事背景終於回到美國，不過，卻不是他當年最拿手的紐約，而是三藩市。找來實力派的姬蒂白蘭芝的《巴別塔》、《奇幻逆緣》膾炙人口，她飾演的Jasmine自稱「失婚」和「無錢」，遂離開紐約這傷心地到三藩市找她沒有血緣的妹妹要求暫住一下，重整人生。但事實上，一連串的不幸乃來自Jasmine的自作孽，她更懷疑患上情緒病經常自言自語……回到美國，活地亞倫特意要「地道」一點，不但糅合爵士和藍調（後者的量看來較重），更找來作曲家Christopher YOUNG，打造出本片的OST和原創音樂。

主題曲就是《Blue Moon》，由Conal Fowkes演奏，沒有主音歌唱，在片中的地位是Jasmine和他丈夫Hal（艾力寶雲 飾）邂逅時聽的主題曲。其他在片中登場的樂曲也很有趣，包括Louis Armstrong的〈Back O'Town Blues〉King Oliver的

〈Speakeasy Blues〉、Lizzie Miles的〈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和Mezzrow-Bechet Quintet & Septet的〈House Party〉等等，着重管樂的藍調音樂，有不少樂手都來自大蕭條時代，特別是King Oliver，狀態跟電影中的Jasmine不謀而合。片中一段藍調12-Bar Blues結他，相信出自Christopher YOUNG，音樂極帶諷刺味，功勞明顯來自結他的音色和演繹，先後在片中出現了幾次，觀眾不妨留意一下。

說起《Blue Moon》，雖然在《情迷藍茉莉》中，Jasmine哼着這主題曲時也總是忘記歌詞，然而，「現實中」也有不少醉人的〈Blue Moon〉歌



唱版，貓王唱過、法蘭仙納杜拉也唱過。芸芸翻唱版中，我特別喜歡由觀聲女歌手Kelly Flint和作曲家/結他手David Cantor組成的Dave's True Story的〈Blue Moon〉。Kelly Flint特別能唱出David Cantor寫歌的那種獨特韻味（有說是在創作中滲出強烈的Cole Porter或Dave Gershwin味道），二人一拍即合，在紐約大小酒吧演唱之餘更在二人旗下成立的唱片公司推出過幾張大碟。〈Blue Moon〉和〈Fever〉由他們演繹的確別有一番味道，跟電影中的Jasmine不同，最終，Dave's True Story只能在紐約闖出他們的天地……